

从苏二条看哲学

程炼 《思想与论证》导言

人类有许多官能，用它们跟世界打交道。有些人用色彩和线条表达自己和世界以及它们的关系，如果人类天生是盲的，这些做不成；有些人用音符、旋律和节奏做这些事情，如果人类天生是聋的，这些也做不成。哲学家做这些事时用的认知上的官能（cognitive faculties），没有这个官能，他们也不能成事。哲学起源于对世间万物（包括人类自身）迷惑和好奇，人类用自己的认知官能来破解迷惑，满足好奇，因此，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活动，不同于吃喝拉撒睡这些生理的活动。哲学家做事情的工具是概念，一种抽象的东西，他们用概念来表达困惑、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，并构造各种理论来解决困惑。有趣的是，一旦他们认为某些理论已经充分好地解决了问题，它们就变成了科学。今天，科学的地盘越来越大，有些人认为，科学将最终给人类提供关于一切事情的说法。人们会问，那哲学干啥？

其实，大可不必担心哲学会像蝶蛹一样，一旦化蝶完成，蛹就没用了。人类的迷惑和好奇是没有止境的，科学大大成功，但哲学的困惑依然存在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，哲学的提问有惊人的超越性和一般性。比如说，当一个数学难题被解决、数学家认为他们获得新知识时，哲学家会问：知识到底是什么？考古学家断言一件物品是某个时期的，哲学家会问：时间到底是什么？当你说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，哲学家会问：大爆炸有没有原因？当你说撒谎是不对的时候，哲学家会问：什么使得一个行为有对错？当你说“单身汉”的意思是“未结婚的男人”时，哲学家问：什么使得一个词有意义？当你说某人有一颗“美丽的心灵”时，哲学家问：心灵是个什么东西？当你说吸烟引起肺癌时，哲学家问：什么是因果性？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吗？某些人认为有超自然的东西，如菩萨、上帝等，哲学家问：这些想法是合理的吗？

所有这些问题，都是典型的哲学问题、传统的哲学问题。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打从哲学诞生时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。一代一代的哲学家不停地寻求对它们的更好的回答。哲学问题的顽固性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哲学问题。有些人从这种顽固性中得出哲学问题不可解的结论；有些人干脆认为哲学问题是虚假的、无意义的；还有一种被称为“后现代主义”的思潮充斥着今天的世界。后现代思潮有形形色色的变体，有的人说哲学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；有的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一种病态；有人说哲学死亡了、被超越了、终结了；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里显然不是详细评论这些说法的地方。不过，我愿意指出的是，既然它们都不是说着玩的，既然它们构成了一套说法，那么它们就必须满足一项要求，那就是，理智上的可接受性。这个要求是否被满足，不能光看这些说法有多流行、有多少附和者，而要看它们在理智上的质量是否合格。后现代主义者们说传统哲学消亡了、终结了，除非他们能提供在力度、深度和真度都不差的替代品来，否则他们就有哗众取宠、耸人听闻。

理智上的可接受性，是一个规范的要求。这项要求一方面是外部的，也许是我们

意识不到、观察不到的，那就是，我们的认知官能必须运转良好，我们是在恰当地、充分地运用自身拥有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这项要求已经体现在一个由苏格拉底集成、继之以亚里士多德、阿奎那、笛卡尔、莱布尼兹、休谟、康德、弗雷格、罗素等等（恕我实在不能列全）的伟大传统中，这是我们能够意识得到、观察得到的。苏格拉底身上显示出哲学探索的两项指标（我把它们简称为“苏二条”）：第一条，我们要用清晰的概念将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，我们要用字面的意思（literal meaning）而不是修辞的方式说话；第二，我们的思想要经得起推敲和论证，而不是愿望式的、跳跃式的、故弄玄虚的。因此，从苏二条看哲学，哲学乃是概念之学、论证之学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同的是一个唯智主义（intellectualism）传统，我的工作乐于接受这个传统的约束。反对苏二条，就是反智主义。反智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，想必他们不屑于争抢哲学这块招牌。

这并不是说，只要遵循了这两个指标，就足以产生确定的哲学结论。哲学问题的顽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哲学结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。这不难解释。哲学既不同于有形式的方法可以遵守的数学，也不同于有实验数据来进行验证的自然科学。从哲学史可以看出，绝大多数哲学学说缺乏广泛的可接受性，原因就在于，它们或者受制于概念的不清晰，或者受制于论证的不严密，或者受制于两者。苏二条虽然看起来简单，实践起来是难上难。

美国哲学家托马斯·内格尔（Thomas Nagel）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，“哲学是智识（intellect）的童年，一个试图跳过它的文化永远无法长成。”这个童年要成长，需要什么营养？曰科学，曰逻辑。哲学若是概念之学、论证之学，何处寻找概念、怎么增强论证？罗素曾说，哲学介于科学和宗教之间。他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对立，并力主哲学应当与科学结盟。在我们这个宗教气氛不浓的国度里，我宁愿说哲学在科学和常识之间。与罗素一样，我也坚信哲学应当与科学结盟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哲学探索和科学探索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。但我也听到另一些抱怨，说如果这样哲学（甚至包括科学）太去魅了，远离了我们的生活，忽视了生动的直观，遮蔽了大地、神庙、存在的意义，……。抱怨者们把“生活形式”、“生活世界”、“现存在”等当作更基本的哲学概念（或许他们不愿意把这些称为“概念”），要还魅，让世界充满魅力。这些很“魅”的说法，对许多人特别对哲学学生和人文学者来说，的确很“魅”，至少比做逻辑题、思考囚徒悖论、给图灵-丘奇论题找反例有“魅”的多。但在我看来，苏二条是真正地照“魅”镜（恕我在这里用了修辞）。

我说哲学的营养来自科学和逻辑，并不是说哲学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科学结论，当然不是，也不应该是。科学和逻辑不是铁板一块，一成不变的，它们也在向更正确的形态发展。哲学的成长与科学的发展从来就是同步的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笛卡尔、莱布尼兹、弗雷格、哥德尔不仅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哲学家，而且还是他们自己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。在我看来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识方面最大的遗憾之一是，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在科学上几乎一无所成。

本书的 15 章，每章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，读者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选择阅读。我按照主题将它们大致分成 5 个部分，5 个部分分别论及心灵的特点、语词的意义、知识的地位、世界的结构以及宗教信念的性质。每篇文章前面我都加了一段简短的提要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划分是松散的、完全出于方便考虑的。在我看来，哲学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一个孤立地存在的，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反映出一种体系性的思考。我期待读者用苏二条来照照我的这件作品。